

宋雲彬輯

宋雲彬



魯迅語錄

## 序

去年七八月間，因患脚疾，進廣西省立醫院療治，在醫院裏做我的陪伴的，是一部魯迅全集，將近二十天光景，差不多把全集裏的創作，雜感文都看完了，隨着隨把裏面的警語的語句摘下來。忽然想起，宋朝的理學家有語錄，蘇聯的高爾基也有人替他輯語錄，我何妨也來輯一冊「魯迅語錄」，因此，出了醫院，還是繼續編輯。最初選得很謹嚴，只揀句子簡短而意境雋永差不多可以當作格言的，纔寫下來，後來覺得這辦法不對，重新再選。可是問題來了：有幾篇文章，簡直語語警關，句句精鍊，把它全篇鈔下來嗎，那不成其爲「語錄」了，中間摘幾句嗎，則往往首

尾不全，使讀者看了莫名其妙，取捨之間，頗覺爲難。但終於增選出一百多則，連第一次所選的共計三百六十六則。

編輯工作完畢，跟着來的是如何編排的問題。最初想依年代編排，這在編者是一個省力的方法，但讀者翻查時，一定感到不便。分類也很難。宋儒語錄，談的無非是「理氣」「心性」之類，分別歸類還容易；魯迅先生的文章裏可以說是無所不談，要立幾個大類把它分別歸進去，往往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分類也不行，沒有辦法，只好在大體上把它分一下：先分「上編」和「下編」，每編再分若干類。大抵上編是談文藝以及文言、白話、古書等等，下編則自歷史、社會、文化以至於人情世故等等。分的類並不十分確當，還希望讀者加以指正。有許多精關語句被忽略了，沒有選進去的，當然也不少，如果讀者隨時錄出見寄，那是不勝感謝的。

本書編輯完畢，已在半年以前，正預備付排印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在

某書店裏看到一本魯迅先生語錄，我立刻去買，卻已經賣完了，託朋友在重慶、香港等地買，也沒有買到，我想，既有魯迅先生語錄出版，我所輯的「魯迅語錄」大可不必付印，就把原稿藏擱起來。最近從W君處借到了那本魯迅先生語錄，是雷白文先生編的。細細翻開一過，原來我所選錄的雷先生大都沒有選，而雷先生所選錄的我也大都沒有選，這原是各人觀點不同，我不敢說我選的比雷先生更精當，但覺得魯迅語錄仍有付之排印的必要，就毫不猶豫地把它付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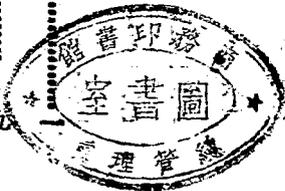
最後有兩點要聲明：（一）本書所選的只限於魯迅全集，其他散見於報章、雜誌的魯迅先生的談話及書簡中的語句，都沒有選入。（二）本書交給文化供應社印行，編者所應得的版稅，當以一部分，移贈研究魯迅的機關或團體。

宋雲彬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

目次

上編

文藝一般(十四則) ..... 一  
 文學與現實(七則) ..... 九  
 文學與革命(十六則) ..... 一五  
 舊形式與大衆化(六則) ..... 二五  
 創作・批評・鑑賞等(二十則) ..... 三一  
 詩歌・小說・戲劇等(十則) ..... 四一  
 幽默・諷刺・小品文等(十二則) ..... 四七



木刻·圖畫·藝術修養等(十二則) ..... 五三

古文·白話·漢字·翻譯文字等(十八則) ..... 六一

中國書·外國書·古書·評選本等(十五則) ..... 七一

文人·文章(十四則) ..... 八一

文藝家的聯合(三則) ..... 八九

下編

歷史·社會·文化等(六十五則) ..... 九三

孩子·青年(二十則) ..... 一二七

破壞·革新(革命)·戰鬥(叫喚·活動)·犧牲等(四十五則) 一三九

過去·現在·將來(九則) ..... 一六一

世態·人情(包括處世態度)等(四十二則) ..... 一六七

帝國主義・蘇聯・託派（五則）	.....	一八九
狗・奴才・流氓・幫閒（十則）	.....	一九三
雜類（二十三則）	.....	一九九
【附】篇名索引	.....	二〇九

目次



上

編



文  
叢  
一  
般



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文

藝

十

論學了眼看（一九二五）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同上

現在的文藝，是往往給人不舒服的，沒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藝，

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

——「墨影」題辭（一九二七）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迹。牠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歐陽雲（一九二七）

十九世紀以後的文藝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牠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十九世

紀的後半世紀，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係。我們看了，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這因為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鑑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介紹這名詞的函義。

——原（一九二八）

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中略）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牠是文藝。

——文藝與革命（一九二八）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重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略（一九二九）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爲兩大類：（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是幫主人的閒；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唐詩卽有此兩種。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在野」。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閒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閒，那麼，心裏就甚是悲哀了。

——魯迅文學與幫閒文學（一九三〇）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爲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爲致命與有力。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〇）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就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二）

文學有普徧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為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即非永久，說文學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看書瑣記（一）（一九三四）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札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裏，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鬍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同上

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引玉集」後記（一九三四）

文學與現實（包括論「第三種人」）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理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窮人」小引（一九二六）

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能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在鐘樓上（一九二七）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纔是「爲我」。因爲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爲人」了。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九二七）

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硬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

——文藝與革命（一九二八）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傲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傲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論「第三種人」（一九三二）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加以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

遇切要的事故，他便會分明的顯現。

——又論「第三種人」(一九三三)

「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為分界」，所以也沒有「第三種人」的立場。

——「廢卷」以後(上)(一九三三)





文學與革命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着，開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馬支日記之二（七月七日）（一九二六）

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

——革命文學（一九二六）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子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嗅去牠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于叫苦和鳴不平。

——革命時代的文學（一九二七）

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爲沈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聲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爲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

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

——同上

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喫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

——同上

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的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一種文學是諷刺革命，因

爲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

——同上

(上略)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一九二九)

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澈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一九三〇）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氣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

——習慣與改革（一九三〇）

我們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九三〇）

革命的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二）

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

——同上

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

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

同上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于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思想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牠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

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關於翻譯（上）（一九三三）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于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所共有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喫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喫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喫飯和戀愛卻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

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老、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九三六）

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同上

舊形式與大衆化

新文學興起以來，未忘積習而常用成語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亂用誰也不懂的生語如創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藝和大眾隔離。

——葉永泰作「小小十年」小引（一九二九）

文藝本應該並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纔能夠鑑賞，而是只有少數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鑑賞的東西。

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麼，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綫。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係。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

——什麼謂之「有益」？非在本問題範圍之內，這里且不論。

所以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裏，仍當有種種難易不同的文藝，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不過應該多有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樣。

因為現在是使大眾能欣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大多數人不識字，目下通行

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語又不

代出，也只爲一處地方人所

總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眾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的

聊以自慰罷了。(編者案：本節係照錄全文。)

——文藝的大衆化(一九三〇)

近來有一句常談，是「舊瓶」

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也還是五加皮。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明示着「五更調」，「攢十字」的格調，也可以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舉妖孽」的噴嚏。

——霜三感著(一九三三)

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

也就是變革。

——論「齣形式」的採用（一九三四）

士大夫是要常常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爲姨太太，但一沾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着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衆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們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爲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爲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一九三四）

高爾基說，大衆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做文章（一九三四）

創作・批評・鑑賞等

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

——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四）

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

——同上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

——同上

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做。做土的功効，要比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萬的天才，也因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同上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關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于將他禁在牀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這個與那個（四·流產與斷種）（一九二五）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於愛。

——小雅感（一九二七）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同上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三）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就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層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一九三一）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

——葉紫作「豐收」序（一九三五）

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渾名也不易。假使有誰能起頭撲不破的渾名的罷，那麼，他如作評論，一定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倘弄創作，一定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五論「文人相輕」——明衡（一九三五）

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說明着「應該怎樣寫。」只是讀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領悟。因為在學習者一方面，是必須知道了「不應該那麼寫，」這纔會明白原來「應該這麼寫」的。

——不應該那麼寫（一九三五）

新聞上的記事，拙劣的小說，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寫成一部文藝作品的，不過那記事，那小說，卻並非文藝——這就是「不應該這樣寫」的標本。

——同上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牠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

中，是極容易凋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我們要批評家（一九三〇）

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爲，觀者也不以爲污穢，這纔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九三二）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初是很能夠蒙混旁人的，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三）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就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帳。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喫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喫喫看！」那卻未免有些可笑了。

——同上

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

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一九三五）

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

——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一九三五）

詩歌・小說・戲劇等

無論何人，在風雪的呼號中，花卉的議論中，蟲鳥的歌舞中，諒必都能夠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言辭，更鋒利的看見土撥鼠和春子的運命。世間本沒有別的話說，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爲明白曉暢的了。

——「桃色詩箋」序（一九二二）

發燬，小兒，蠟燭等

滬案（編者案：指五卅慘案）以後，週刊上常有極鋒利肅殺的詩，其實是沒意思的，情隨事遷，卽味如嚼蠟。我以爲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鏘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兩地書（三二）（一九二五）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

——詩歌之敵（一九二五）

倘我們賞讚美的事物而以倫理學的眼光來論動機，必求其「無所爲」，則第一先得與生物離絕。柳陰下聽黃鸝鳴，我們感得天地間春氣橫溢，見流螢明滅于叢草裏，使人頓懷秋心。然而鶯歌螢照是「爲」什麼呢？毫不客氣，那都是所謂「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風頭」，希圖覓得配偶。至于一切花，那簡直是植物幽生殯機關了。雖然有許多披着美麗的外衣，而目的則專在受精，比人們的講神聖戀愛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林逋，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憐的陶潛林逋卻都不明白那些動機。

——同上

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聳起，不是以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現在的文人雖然改着了洋服，而骨髓裏卻還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這纔顯出幾分真實。

——文學上的折扣（一九三三）

中國的詩歌中，有時也說些下層社會的苦痛，但繪畫和小說卻相反，大抵將他們寫得十分幸福，說是「不誠不知，順帝之則」，平和得像花鳥一樣。是的，中國的勞苦大眾，從知識階級看來，是和花鳥爲一類的。

——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一九三三）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爲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于詩，也許和立蛋形爲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于人一樣。

——「題未定」章（七）（一九三五）

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卽有之，也什九是大部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

但至今，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底的文學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爲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全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欄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卻更爲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二）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就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幽默·諷刺·小品文等

倘若油滑，輕薄，猥褻，都蒙「幽默」之號，則恰如「新戲」之入「×世界」，必已成爲「文明戲」也無疑。

——「滑稽」例解（一九三三）

「幽默」一傾于諷刺，失了牠的本領且不說，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諷刺」來陷害了，倘若墮于「說笑話」，則壽命是可以較爲長遠，流年也大致順利的，但愈墮愈近于國貨，終將成爲洋式徐文長。當提倡國貨聲中，廣告上已有中國的「自造船來品」便是一個證據。

——從幽默到正經（一九三三）

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

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

——論諷刺（一九三五）

一個作者，用了精鍊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羣人，就稱這作品爲「諷刺」。

——什麼是「諷刺」（一九三五）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會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

——同上

在或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諷刺」。

——同上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羣到水底裏。

——同上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同上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三）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就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明人小品，好的，語錄體也不壞，但我看明季稗史之類和明末遺民的作品卻實在還要好，現在也正到了標點、翻印的時候了：給大家清醒一下。

——讀書忌（一九三四）

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只我一個，因為牠「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于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一九三五）

木刻・圖畫・藝術修養等

所謂創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複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記得宋人大約是蘇東坡罷，有請人畫梅詩，有句云：「我有一匹好采絹，請君放筆爲直幹！」（編者案：魯迅先生後來聲明，他將作者記錯了，是杜甫的詩，題爲戲韋僊爲雙松圖，並且「我有一匹好采絹」之下還有幾句，才接「請君放筆爲直幹。」）這放筆直幹便是創作底版畫首先所必須，和繪畫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筆，以木代紙或布，中國的刻圖，雖是所謂「繡梓」也早已望塵莫及，那精神，惟以鐵筆刻石章者，彷彿近之。

——「近代木刻選集」(一)小引(一九二九)

木刻的圖畫，原是中國早先就有的東西，唐末的佛像，紙牌，以至後來的小說繡像，啟蒙小圖，我們至今還能夠看見實物。而且由此明白：牠本來是大衆的，也就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三）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簡，變成空虛，這弊病還常見于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裏。克拉甫兼珂（A. Kravchenko）的新作「尼泊爾建造」（Dneprostoy），是驚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鐘。

——記蘇聯版畫展覽會（一九三六）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于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家是要看的，是感激的。

——「連環圖畫」辯護（一九三二）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為「連續圖畫」的，因為牠並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圖卷」，如「歸去來辭圖卷」，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一個人的委羅」序（一九三三）

漫畫的第一件緊要事是誠實，要確切的顯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態，也就是精神。

——漫談「漫畫」（一九三五）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二）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

——「苦悶的象徵」引言（一九二四）

有精力瀰滿的作家和觀者，纔會生出「力」的藝術來。「放筆直幹」的圖畫，恐怕難以生存于頹唐、小巧的社會裏的。

——「近代木刻選集」（二）小引（一九二九）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們的履歷和作品的題目——故意題得香艷、漂渺、古怪、雄深、連綿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

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裏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

——《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一九三二）

古文・白話・漢字・翻譯文字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估據別人的心，愈善于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裏，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着腸子裏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裏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

——古書與白話（一九二六）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

——二十四孝圖（一九二六）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二）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沈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爲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驚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反因爲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倏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的，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在舊書裏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

——寫在「墳」後面（一九二六）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無聲的中國（一九二七）

現在有些學者說：文言白話是有歷史的。這並不錯，我們能在書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語也有歷史——只不過沒有人寫下來。帝王卿相有家譜的，確證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窮人以至奴隸沒有家譜，卻不能成爲他並無祖宗的證據。

——「俄羅斯的童話」後記（一九三四）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

文  
人  
·  
文  
章

節省些。當時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識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

——門外文談（一九三四）

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文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代替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

——同上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我們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

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躇一下了。

——同上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

——中國語文的新生（一九三四）

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

——答曹聚仁先生信（一九三四）

古書中尋活字彙，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彙。

——古書中尋活字彙（一九三三）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文文章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爲例罷，沒有嵇康家語，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遺過，就總只能喫他所給與的糟或餿。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爲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爲不然處。

——選本（一九三三）



中國書·外國書·古書·評選本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  
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藥劑；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  
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  
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一九二五）

我以為如果外國人來滅中國，是只教你略能說幾句外國話，卻不至于勸你  
多讀外國書，因為那書是來滅的人們所讀的。但是還要獎勵你多讀中國書，孔子

也還要更加崇拜，像元朝和清朝一樣。編者案：這裏的「你」是對一位投稿京報副刊的熊以謙說的。當時魯迅先生勸青年多讀外國書，熊以謙就在京報副刊寫了一篇「奇哉！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

——報「奇哉所謂……」(一九二五)

我以爲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麥啣繚裝書，倘其暇陪日，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麼，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野史，讀者看雜說。

——這個與那個(一)·讀經與讀史(一九二五)

我們這會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溫蒙古人，滿洲人，大驚了的國度裏，古書實

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

——十四年的「讀經」(一九二五)

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閒話式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國有些譯本，卻將這些刪去，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話，使他復近於教科書。這正如折花者，除盡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卻滅盡了。

——忽然想到(二)(一九二五)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

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同上

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牠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纔尋出牠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究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

——古書與白話（一九二六）

古書中尋活字彙，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彙。

——古書中尋活字彙（一九三三）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文文章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爲例罷，沒有嵇康家語，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遺過，就總只能喫他所給與的糟或餿。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爲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爲不然處。

——選本（一九三三）

越漫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爲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尙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爲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怎麼寫（一九二七）

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思想·山水·人物」題記（一九二八）

古書中尋活字彙，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彙。

——古書中尋活字彙（一九三三）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文文章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語，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遺過，就總只能喫他所給與的糟或餿。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

——選本（一九三三）

評選的本子，影響于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

——同上

彙印新作，當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須是精粹的本子，這纔可以救讀者們的智識的飢荒。就是重印舊作，也並不算壞，不過這舊作必須已是一種帶着文獻性的本子，這纔足供讀者們的研究。

——書的靈魂和趕造（一九三五）



文  
人  
·  
文  
章

豪養文士彷彿是贊助文藝似的，而其實也是敵。宋玉司馬相如之流，就受着這樣的待遇，和後來的權門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聲色狗馬之間的玩物。

——詩歌之敵（一九二五）

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想不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文人

文人

小雜感（一九二七）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頹廢得快。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的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鬥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

之爲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二）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和「海派」（一九三四）

文人的遺族，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已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蓋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憶章素園君（一九三四）

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裏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

——再讀「文人相輕」（一九三五）

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只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並非迴避，只是唱着所愛，頌着所愛，且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着所愛一樣，熱烈地攻擊着所非，像熱烈地擁抱着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着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能愛，才能文。

——七論「文人相輕」（一九三五）

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輸之釀成瘡癩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他的生命存留中，也就證明着病菌尚在。

——「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一九三五）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其實暢

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削）。例如玄奘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覺之了然，無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見，反為相宜，勃勃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常招誤解，有時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澀，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但一時想不到適當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頗大」耳）。

——兩地書（十二）（一九二五）

我所謂「女性」的文章，倒不專在「唉，呀，嗚……」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則多用好看字樣，多講風景，多懷家庭，見秋花而傷心，對明月而淚下之類。一到辯論之文，尤易看出特別。即歷舉對手之語，從頭至尾，逐一駁去，雖然犀利，而不沈重，且罕有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者。總之是只有小毒而無

劇毒，好作長文而不善于短文。

——兩地書（十）（一九二五）

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

——自述書（一九二五）

——「華蓋集」後記（一九二六）

真不愛做文章的人

「有人說吳稚暉不愛做文章，其實吳稚暉的文章，其時是極其精彩的。……」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爲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此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

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無聲的中國（一九二七）

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着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

——白莽作「孩兒塔」序（一九三六）

信仰自由，卻又特別尊孔，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等等」。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隨感錄五十四（一九二八）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

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不滿（一九二九）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

異性大抵相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麼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

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裏，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憑那些捏鉗鑿，調采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 ——論照相之類（一九二四）

中國人的不致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

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爲，因爲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

——讀時了眼看（一九二五）

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等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賄，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爲奴隸也隨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

——通訊（與徐炳祖）（一九二五）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卻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着，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北京通訊（一九二五）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于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于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忽然想到（四·流產與斷種）（一九二五）

誰說中國人不善于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尙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裏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龔哈默德。

——補白（二）（一九二五）

中國人不但「不爲戎首」，「不爲禍始」，甚至于「不爲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

——這個與那個（三·最先與最後）（一九二五）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同上

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同上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渾名，——或謂之「綽

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補白（二）（一九二五）

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着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雜憶（四）（一九二五）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鎗礮，但尤其在拿鎗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鎗礮，也只能殺戮無鎗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

時候纔見真強弱。

——補白（一）（一九二五）

我常常想：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仍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時，對於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爲「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卻不「文明」了。假使那時（元年）的新黨不「文明」，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裏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

——兩地書（三五）（一九二五）

古國的滅亡，就因爲大部分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

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

——十四年的「讀經」（一九二五）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牆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

——「碰壁」之後（一九二五）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鋪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

——長城（一九二五）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新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馬支日記（一九二六）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於土地或竈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爲王敗則爲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

思想上本沒有什麼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談皇帝（一九二六）

中國人的官癡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

——學界的三魂（一九二六）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無聲的中國（一九二七）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小雜感（一九二七）

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  
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  
少，而賞翫，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黃花節雜感（一九二七）

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

在鐘樓上（一九二七）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儀的奴氣同胞。此外卽全是默默喫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匪是我們的前輩。

—— 漫談香港（一九二七）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做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

——禁用和自造（一九三三）

高等華人向來就善于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面來殺人的。古時候有厚厚的城牆，爲的是要防備盜匪和流寇。現在就有鋼馬甲、鐵甲車、坦克車。就是保障「民國」和私產的法律，也總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臉皮之厚，也是合于古禮的。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一九三三）

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閒階級而言，我以爲大體是的確的。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生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爲帝王將相的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九三四）

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谷川如是閑說「盜泉」云：「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祕密。

說而已（一九三四）

老百姓雖然不識詩書，不明吏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槪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幾及之處的。

——「題未定」草（九）（一九三五）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即使無端譴人為投降或轉變，國賊或漢奸，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

——白莽作「孩兒塔」序讀記（一九三七）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

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答託洛斯基派（一九三六）



孩  
子  
·  
青  
年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隨感錄二十五（一九一八）

舊帳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我們的孩子。」

——隨感錄四十一（一九一八）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隨感錄二十五（一九一八）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

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九一九）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英雄們！

—— 雜感（一九二五）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撲，使他良意退縮，彷彿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養的成

功，待到放牠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上海的兒童（一九三三）

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卻了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麼會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麼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像魚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鼻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嗅力爲難，非上陸不可了。

——看圖識字（一九三四）

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而且也沒有人追蹤，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看現在新

印出來的兒童書，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子「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還有龍文鞭影裏的故事的白話譯。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那麼，那「有益」和「有味」之處，也就可想而知了。

——「錢」譯者的話（一九三五）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像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陸蠡四十一（一九一八）

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荆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塗，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的罪。

——北京通信（一九二五）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于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邱之貉」，人們現在卻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昇的真傳，豈不可笑。

青年又何須找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荆棘塞塗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烏導師！

——同上

◎ 我們憎惡的所謂「導師」，是自以為有正路，有捷徑，而其實卻是勸人不走的人。倘有領人向前者，只要自己願意，自然也不妨追蹤而往；但這樣的前鋒，怕中國現在還找不到罷。所以我想，與其找胡塗導師，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卻尋覓的

工夫，橫豎他也什麼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見森林，可以闢成平地……」這些話，不過是比方，猶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難，並非真勸人到山裏去。

——田園思想（通訊）（一九二五）

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見他們心底裏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這個與那個（四，流產與斷種）（一九二五）

（上略）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

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大遠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貪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燈下漫筆（二）（一九二五）

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己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

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寫在「漢」後面（一九二六）

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筆墨的，卻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爲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而他們竟自以爲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小」的地方。

——兩地書（八五）（一九二六）

我至今爲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爲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

——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

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着喫人的筵宴，有喫的，有被喫的。被喫的也會喫人，正喫的也會被喫。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着排筵席。（中略）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喫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

——同上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纔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

破壞・革新(革命)・戰鬥(叫喚・活動)・犧牲等

不論中外，誠然都有偶像。但外國是破壞偶像的人多，那影響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國革命。舊像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所以現在纔有比利時的義戰，與人道的光明。那達爾文、易卜生、託爾斯泰、尼采諸人，都是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

——隨感錄四十六（一九一八）

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于瘟將軍、五道，還不如犧牲于Apollo。

——隨感錄四十六（一九一八）

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

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爲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面前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一九二五）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忽然想到（六）（一九二五）

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裏，總是喫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

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論「賈尼獲類」應該緩行（一九二五）

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五四運動，本也是這個機運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他的很不少。那事後的批評，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或者胡亂說一通，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為有意義，然而也有攻擊的，據云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歷史，所以無價值。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致相同，因為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豈不是改革嗎？歷史是過去的陳迹，國民性可改造于將來，在改革者的眼裏，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于無物的。

——「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一九二五）

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總可以作爲「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喫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習慣與改革（一九三〇）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

——論秦理齊夫人事（一九三四）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驅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爲是大衆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嘆囉。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纔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門外文談（一九三四）

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於投機者的潛入。

——又又大觀（一九二八）

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一九三〇）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這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是如詩人所

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九三〇）

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鴉鴉便鴉鴉般叫。我們不必學那纒從私窩子裏跨出脚，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

——隨感錄四十一（一九一八）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

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並無叫喚。

——「碰壁」之後（一九二五）

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喫驚，見了酷烈的沈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

——釋惑（一九二五）

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

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北京通信（一九二五）

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

——「墳」再記（一九二六）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

——無聲的中國（一九二七）

羣衆，——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

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殺煉，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舖前常有幾個人張着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對於這樣的羣衆，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沈的犧牲的戰鬥。

—— 鄧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韃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說要兩元，對他說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爲法的，而那韃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編者按：指女子要求經濟

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同上

現在,從讀書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爲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尚的目標。

無論愛什麼，——飯，異性，國民，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着有盡。

——雜感(一九二五)

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就爲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起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兩地書（二）（一九二五）

戰士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嘔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牠們。于是乎蒼蠅們卽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爲牠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戰士和蒼蠅（一九二五）

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據地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方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九三〇）

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這也是生活」……（一九三六）

了。  
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灑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

——即小見六（一九三三）

釘殺了「人之子」的人們的身上，比釘殺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後替（其二）（一九二四）

人被殺于萬衆聚觀之中，比被殺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快活，因為他可以妄想，博得觀衆中的或人的眼淚。但是，無淚的人無論被殺在什麼所在，于他並無不同。

——雜感（一九二五）

死于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同上

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澈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一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賂夫裏所描寫的綏惠賂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命運，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羣衆而反被羣衆所迫害，終至于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饑餓一切，無論對誰

都開鎗，自己也歸于毀滅。

——兩地書（四）（一九二五）

又是砍下指頭，又是當場暈倒。

斷指是極小部分的自殺，暈倒是極暫時中的死亡。我希望這樣的教育不普及；從此以後不再有這現象。

——忽然想到（十一）·「斷指和暈倒」（一九二五）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無花的薔薇（八）（一九二九，三，一八〇）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同上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為牠已經驅不過，打不死了。

——同上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

——空談（二）（一九二六，四，二〇）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

奮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空談（三）（一九二六，四，二〇）

這回（編者案指三一八慘案）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同上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面前進。

——紀念劉和珍君（一九二六，四，一〇）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編者案：此指三二八慘案。）

紀念劉和珍君（一九二六）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澹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同上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爲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于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爲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份自然是由于公義，但人們未經「死之恐怖」，則不容易爲「死之恐怖」所儆，我以爲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死地（一九二六）

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補修它，而砲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

——拿破崙與隋那（一九三四）

過去・現在・將來

做了人類，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傷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現在的屠殺者（一九一八）

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閃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將來」這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是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

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只要「那時的現在」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

——兩地書（四）（一九二五）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

——雜感（一九二五）

呼喚血和火的，詠嘆酒和女人的，賞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過去，向着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並含着向前和反顧。

——「十二個」後記（一九二六）

希望是附屬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屬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久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記談話（一九二六）

我常常感歎，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利害，牠立了地獄之說，藉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嫗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使心志不堅定者害怕。那訣竅是在說報應並非

眼前，卻在將來百年之後，至少也須到銳氣脫盡之時。這時候你已不能動彈了，只要聽別人擺佈，流下鬼淚，深悔生前之妄出鋒頭；而且這時候，這說認識閻羅大王的尊嚴和偉大。

——有趣的消息（一九二六）

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纔于將來會有意義。

——論「第三種人」（一九三二）

先前的人，只知道「爲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上海的兒童（一九三三）

維持現狀，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

——從「則字」說開法（一九三五）

世態·人情(包括處世態度)等

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Zetzsche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但以爲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此後能夠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終於翻倒，然後再來切切實實的幫他擡。

——渡河與引路（一九一八）

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兼怕他兩利，纔有存在的價值。

——我之節烈觀（一九一八）

其實世界上沒有這樣如意的（編者案：是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尙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喫了肉，便不能榨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着，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着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

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云」呢？

—— 離騷第四十六（一九三六）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見世人的真面目。

「吶喊」自序（一九二二）

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 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說胡鬚（一九二四）

往日看鬼谷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麼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的這一段裏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很有些可怕。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補遺（二）（一九二五）

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麼，就很有意思。

了，于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罷。

——通訊（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報副刊）

我明知道幾個人做事，真出于「爲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現狀，總該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這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禍延」自己，每每終于發見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我的時常無聊，就是爲此，但我還能將一切忘卻，休息一時之後，從新再來，即使明知道後來的命運未必會勝於過去。

——兩地書（二九）（一九二五）

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纔還有點像活在人間；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個冷嘲，使我對於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麼，則使我感到將要嘔嘔似的惡心。

——我的「籍」和「系」（一九二五）

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痛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牠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不給牠喫。但

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牠喫了，但也不妨咬牠一口。其二便是一窮塗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走走。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荆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塗，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

——兩地書（二）（一九二五）

造化所賦與於人類的，不調和實在還太多。這不獨在肉體上而已，人能有高遠美妙的理想，而人間世不能有副其萬一的現實，和經歷相伴，那衝突便日見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們，五十年的中壽就恨過久，於是急轉，有苦悶，有彷徨；然而也許不過是走向十字街頭，以自送他的餘年歸盡。自然，人們中儘不乏面團團地活到八九十，而且心地太平，並無苦惱的，但這是專為來受中國內務部的

褒揚而生的人物，必須又作別論。

——「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一九二五）

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喫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才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華蓋集》雜感（一九二六）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是因爲他偏愛我。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曾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裏看傳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

地解到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睡棄我的，即使是鼻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纔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考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寫在「墳」後面（一九二六）

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

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喫，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待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爲淺薄，從戰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輸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萬一那些虛僞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

——我豈不能「帶住」！（一九二六）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無花的薔薇（五）（一九二六）

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

——可慘與可笑（一九二六，三，二六。）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贊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沈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實證。

——無花的薔薇（五）（一九二六）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案作者自注：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

——扣絲雜感（一九二七）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鎗斃或坐監的。現在纔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纔終于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可惡罪（一九二七）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小雜感（一九二七）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適宜。

——同上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入，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

穩當。

——同上

——論開氣的要復古，正在開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開氣的要革新。

——論開氣的要復古（一六三三）

——同上

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受，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失掉在詞壇裏的。

——黃花節的雅感（一九二七）

「不可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

纔不寂寞。

——反「漫談」（一九二七）

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看齋和『看齋的人們』」記（一九三三）

聲罪致討的明文，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接耳的密語，因為一是分明，一是  
莫測的。

——「摸鬼心傳」（一九三三）

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

卻受難 (Passion) 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

——「一個人的受難」序（一九三三）

言。  
笑裏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謠言。

——謠言世家（一九三三）

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

——經驗（一九三三）

「裝真」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運命（一九三三）

暴露者揭發種種隱秘，自以為有益于人們，然而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於受欺，並且安于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因為這，可以使戲法長存于天地之間，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

——朋友（一九三三）

暴露者只在有為的人們中有益，在無聊的人們中便要滅亡。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着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玩笑只當稀玩笑（上）（一九三四）

一看所感，猶不立刻寫出，就忘卻，因為會習慣。幼小時候洋紙一到手，便覺得洋燥氣撲鼻，現在卻什麼特別的感覺也沒有了。初看見血，心裏是不舒服的，不適久住在殺人的名勝之區，則即使見了掛着的頭顱，也不怎麼詫異。這就因為能狗習慣的緣故。由此看來，人們——止少，是我一般的人們，要從自由人變成奴隸，怕也未必怎麼煩難罷。無論什麼，都會慣起來的。

——上海所惡（一九三四）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病後雜談（一九三四）

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瞭解的。

——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一九三五）

成了。  
登仕，是噉飯之道，歸隱，也是噉飯之道。假使無法噉飯，那就連「隱」也隱不

——隱士（一九三五）

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

——論人言可畏（一九三五）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

——半夏小集（一九三六）



帝國主義・蘇聯・託派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牠們愈急于要進攻，因為牠們愈要趨于滅亡。

——我們不再受騙了（一九三二）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痼疽，是他們的寶貴，那麼，他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

——同上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纔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

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

——答國際文學社問（一九三四）

你們（按指託洛斯基派）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你們（按指託洛斯基派）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

所爲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

——同上

狗·奴才·流氓·幫閒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喫。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咬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後的警句。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九三五）

每一個破衣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倏曠。叭兒狗往往比牠的主人更嚴厲。

——小雜感（一九二七）

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

主人還十足，還可笑。

——上海文藝之一瞥（一九三一）

專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爲，失勢時即奴性十足。

——諺語（一九三五）

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爲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同上

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着，並且不平着，掙扎着，一面「意圖」掙脫，以至于

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鍊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于這生活。

(一九三三)

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們，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憤，勞作的人物。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這是蔑視一切的笑。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只有主子和自己父子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並且失了悲憤的奴才。

過年（一九三四）



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喫肉的兇手或其幫閒輩，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

——女吊（一九三六）

雜

類

曙光在頭上，不擡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聖武」(一九一八)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壓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

——暴君的臣民(一九一八)

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在他的頭上，他卻高高興興，擎「殘酷」做娛樂，擎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

——同上

生命是進步的，總是沿着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賦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着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生命的路（一九一八）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同上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是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啟蒙（一九二一）

稱爲神的和稱爲魔的戰鬥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雜語（一九二五）

「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

——忽然想到（十一）·「急不擇言」（一九二五）

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

——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沈默。

——小雅痞（一九二七）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着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週，就不免要

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牠的特色。

——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一九二六）

待到偉大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無花的蔷薇（五）（一九二六）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小雜感（九二七）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同上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他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如此不同。

——同上

所謂「便當」並不是偷懶，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這就是節省時間，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長了人的生命。

——兼用和自造（一九三三）

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乾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南豐而陸（一九三三）

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阿金（一九三四）

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偉。

——名人和名言（一九三五）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題未定」章（九）（一九三五）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這也是生活」……（一九三六）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面，各各藏着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

——寫于深夜裏（一九三六）

老子的西出函谷關爲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爲一定的事實。至于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卻是我的意見：老是尙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尙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卻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爲而爲不爲」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要無所不爲，就只好一無所爲，因爲一有所爲，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無不爲了。

簾名索引

篇 名 集 名

【一畫】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二心集

一思而行 花邊文學

「一個人的受難」序 南腔北調集

【二畫】

七論「文人相輕」 且介亭雜文二集

二十四孝圖 朝花夕拾

人生識字糊塗始 且介亭雜文二集

「十二個」後記 集外集拾遺

篇 名 集 名

十四年的「讀經」 華蓋集

又論「第三種人」 南腔北調集

××大觀 墳

【三畫】

上海文藝之一瞥 二心集

上海的兒童 南腔北調集

上海所感 集外集拾遺

女吊 且介亭雜文附集

小品文的危機 南腔北調集

小雜感 而已集

【四畫】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偽自由書

不滿

熱風

不應該那麼寫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且介亭雜文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且介亭雜文

五論「文人相輕」

且介亭雜文二集

什麼是「諷刺」

且介亭雜文二集

內山完造作「活中

國的姿態」序

且介亭雜文二集

反「漫談」

而已集

孔另境編「當代

文人尺牘鈔」序

且介亭雜文末編

「引玉集」後記

集外集拾遺

文學上的折扣

偽自由書

文藝的大眾化

集外集拾遺

文藝與革命

三閑集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集外集

王道詩話

偽自由書

【五畫】

「出關」的「關」

且介亭雜文末編

北人與南人

花邊文學

北京通訊

華蓋集

半夏小集

且介亭雜文附集

古書中零活字彙

准風月談

古書與白話

華蓋集續編

可慘與可笑

華蓋集續編

可惡罪

而已集

未有天才之前

墳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

務和運命

二心集

生命的路

熱風

田園思想（通訊）

集外集

由憂而歷

准風月談

白莽作「孩兒塔」序

且介亭雜文末編

【六書】

「全國木刻聯合

展覽會專輯」序

且介亭雜文二集

再論「文人相輕」

且介亭雜文二集

再談香港

而已集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墳

名人和名言

且介亭雜文二集

在鐘樓上

三閒集

扣絲有感

而已集

有趣的消息

華蓋集續編

「死地」

華蓋集續編

老調子已經唱完

集外集拾遺

【七畫】

「何典」題記

集外集拾遺

卽小見大

熱風

我的節烈觀

墳

我的「籍」和「系」

華蓋集

我們不再受騙了

南腔北調集

我們要批評家

二心集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墳

我還不能「帶住」

華蓋集續編

【八畫】

「京派」和「海派」

且介亭雜文二集

朋友

花邊文學

空談

華蓋集續編

忽然想到

華蓋集

玩笑只當牠玩笑

花邊文學

「近代木刻選集」

集外集拾遺

(1) 小引

集外集拾遺

「近代木刻選集」

集外集拾遺

(2) 小引

集外集拾遺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三關集

長城

華蓋集

門外文談

且介亭雜文

阿Q正傳的成因

華蓋集續編

阿金

且介亭雜文

青年必讀書

華蓋集

非革命的革命急進論者

二心集

【九畫】

「俄羅斯的童話」後記（見本書前小引）

怎麼寫

三閒集

扁

三閒集

放翁

吶喊

看書預記

花邊文學

「看圖識字」

且介亭雜文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南腔北調集

看鐘有感

墳

英譯本「短篇小說

選集」自序

集外集拾遺

重三感舊

准風月談

革命文學

而已集

革命時代的文學

而已集

【十畫】

娜拉走後怎樣

墳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且介亭雜文二集  
 拿破崙與隋那 且介亭雜文  
 誓的還魂和趕造 且介集雜文二集  
 「浮士德與城」後記 集外亭拾遺  
 病後雜談 且介亭雜文  
 病後雜談之餘 且介亭雜文  
 視中俄文學之交 南腔北調集  
 紀念劉和珍君 華蓋集續編  
 記談話 華蓋集續編  
 記蘇聯版畫展覽會 且介亭雜文末編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南腔北調集  
 逃名 且介亭雜文二集

馬上支日記 華蓋集  
 馬上支日記之二 華蓋集續編  
 〔十一畫〕  
 做文章 花邊文學  
 偶感 花邊文學  
 從「別字」說開去 且介亭雜文二集  
 從幽默到正經 偽自由書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三閒集  
 現在的屠殺者 熱風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 花邊文學  
 習慣與改革 二心集

「這也是生活」

且介亭雜文附集

這個與那個（四）

華蓋集

通訊（一九二五年豫報

副刊）

集外集拾遺

通訊（與徐炳昶）

華蓋集

「連環圖畫」辯護

南腔北調集

〔十二畫〕

復讐

野草

報「奇哉所謂」

集外集拾遺

渡河與引路

集外集

無聲的中國

三閑集

無花的蔷薇

華蓋集續編

答北斗雜誌社問創作要怎

樣才好

二心集

答有恆先生

而已集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

且介亭雜文附集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

日統一戰線問題

且介亭雜文末編

答國際文學社問

且介亭集

答曹聚仁先生信

且介亭雜文

黃花節的雜感

而已集

〔十三畫〕

「感舊」以後(上)

淮風月談

搗鬼心傳

南腔北調集

「新俄畫選」小引

集外集拾遺

「滑稽」例解

淮風月談

「碰壁」之後

華蓋集

禁用和自造

淮風月談

經驗

南腔北調集

「聖武」

熱風

葉永棻作「小小十年」小引

三開集

葉紫作「豐收」序 且介亭雜文二集

補白

華蓋集

詩歌之敵

集外集拾遺

運命

花邊文學

過年

花邊文學

〔十四畫〕

「塵影」題辭

而已集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二心集

漫興

南腔北調集

漫談「漫畫」

且介亭雜文二集

說面子

且介亭雜文

說胡鬚

墳

〔十五畫〕

寫于深夜裏

且介亭雜文末編

暴君的臣民

熱風

「窮人」小引

集外集

罵殺與捧殺

花邊文學

談皇帝

華蓋集續編

論人言可畏

且介亭雜文二集

論「第三種人」

南腔北調集

論秦理齋夫人事

花邊文學

論睜了眼看

墳

論現在我們的文

學運動

且介亭雜文附集

論「費厄淩弱」應該緩行

墳

論照相之類

墳

論諷刺

且介亭雜文二集

論「舊形式的採用」

且介亭雜文

〔十六畫〕

學界的三魂

華蓋集續編

導師

華蓋集

憶韋素園君

且介亭雜文

戰事和蒼蠅

華蓋集

燈下漫筆

墳

諺語

南腔北調集

選本

集外集

隨感錄四十三

熱風

雜憶

墳

〔十七畫〕

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

集外集拾遺

「題未定」草(二)

且介亭雜文二集

幫閒法發隱

准風月談

「題未定」草(七)

且介亭雜文二集

「難谷虹兒畫選」小引

集外集拾遺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

而已集

語言世家

南腔北調集

〔十九畫〕

隱士

且介亭雜文二集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訊

二心集

〔十八畫〕

雜感

華蓋集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且介亭雜文

雜語

集外集

〔廿二畫〕

雜論管閑事·做

華蓋集續編

讀書忌

花邊文學

學問·灰色等

華蓋集續編

讀書雜談

而已集

叢書

目錄

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 總公司 桂林雁君路 營業處 桂林桂西路	<b>魯迅語錄</b>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印刷者 建設印刷廠 桂林百峯山	發行人 陳 劭 先	編輯人 宋 雲 彬

民國廿九年十月初版  
民國卅一年三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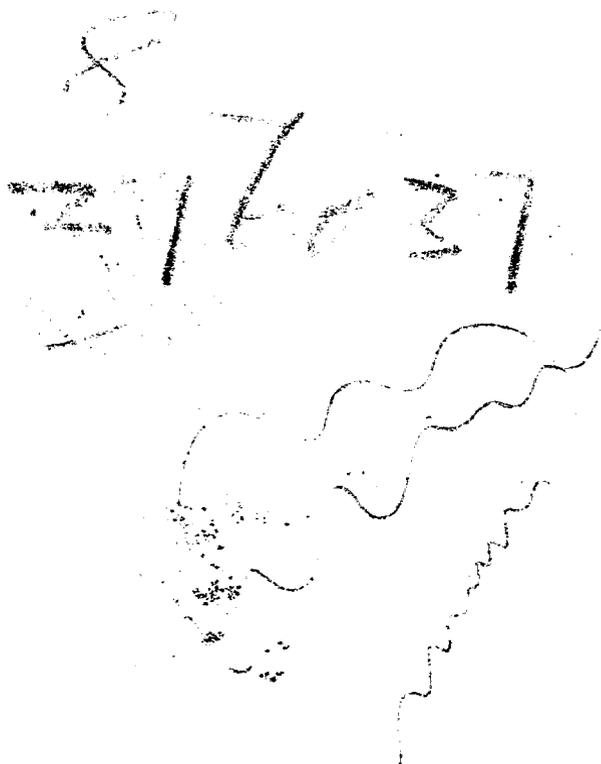
實價國幣三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文330(118)已閱?

203(15001-21000)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書字第四一七號



六  
角